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周詩序

潤之次四錡錡錡也錡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

二年憲宗元和大立制度於是盜忍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

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

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插手

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

上道盜以徒百人渡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官更

前漢年表設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睦還睦

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

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

聲出而為之詩然後謙於內切慙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







也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  
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  
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  
連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臬賊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  
取且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  
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趣是鮮不死類怨憤房  
於上烈於下此相狀也異於情者其道自顯薛生司員隨於  
與之修其官不夫然得以不犯因入行以東皆傳道之

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城  
以罪首不戚於貌不悻於心示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  
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調者得而未薄乃命以  
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  
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  
公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之水  
難劫出嘉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遂  
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  
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胥省為吏意何自古為  
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責一府方汲  
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



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未求獲乎已而已  
以有獲于嫉其不為是以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  
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與元觀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運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  
言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結朝將行觀聞所以去  
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遠之志端其趨嚮以浮  
靡之誠修其文雅行當嚴教戒於獨立之下清發清源激揚  
漢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壁之不服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  
為胡公有大勳力益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公天子之憂殿邦  
鳴柄是文武備若子若生而有勳績梁肉之美不  
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越其庭有規條之金石焉候其  
有亞夫之榮戟焉

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統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  
草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公貺元觀兄弟以及於子  
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於式也而吾子又引隱內  
訟為謙如此其可患乎費之不吝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  
者一本云若若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片引余朴不曉文故書  
嚴子之嘉言論于石簡竊疑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  
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一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  
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他令之音關父易之財可謂窮  
蹟矣而操愈厲志之周也才清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  
於應卒始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鄉當一黜之辱



可謂屈抑矣而名不為茂藝之周也苟非歎心定氣則焉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殺播備志增藝懼其沈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法度處家中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冶子鑄劍患不得準兒而割之充切急急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始廢下第送南郡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不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羅甲而非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一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以後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右獲焉方之於釣老魚不屬吟咏甚直本嗜有美餌者下天者字而快獲魚之暮燦也

切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恨心迂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榮名之願遂笈典墳音及又補袖文章北來王都矣指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善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迂延一北踟躕不振豈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蘇手劍而盟者公羊信十二年公會齊侯七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左傳二十三年孟明 刷厭境之耻公羊信十二年公會齊侯七皆敗北之餘也



乃果於是舉乎性慎所履如志遠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先從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仲如

送程子符罷舉詩序  
程子字子符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立奮辰曰庶幾厚於俗而  
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  
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  
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叔季一本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  
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  
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程某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以選  
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報

乃果於是舉乎性慎所履如志遠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先從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仲如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立奮辰曰庶幾厚於俗而  
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  
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  
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叔季一本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  
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  
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程某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以選  
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報  
博陵程某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立奮辰曰庶幾厚於俗而  
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  
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  
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叔季一本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  
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  
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程某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以選  
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報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侯之始貢於京師者其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傲而隱而未  
見履乎遠而有榮者也他易切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



星其果合乎元七年卒未歲在鶻首至九年癸酉僕時也

然逢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

未克因而忘之也後果依違迂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

今葬君既登耀奪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

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樂天不憂者此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章焉丈人牧人

南邦君侯觀承顏變安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筵是文苑時

焉逃哉逢運之事則觀習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章士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漳中

所謂先登後實者言唯兵用之有然雖士亦然今由州郡

祇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

務言固厚有司一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僅仰

耗自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乎者

偽也唯聲先焉者講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

章中立其文體且高其行感以恒試其藝益工以與居六見

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宜批於為聲者歟或以章生之

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書不聞

友之過也名書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有司之過也公

有司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書未至不

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章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

非也孔子不避名書以致其道今章生使其文簡其友思自

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迂其人

又以其友且使感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

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



子虛黃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  
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管一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  
用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高備位于禮部擡袂矯枉  
痛抑垂耀首京師之貢者會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  
議甲乙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士閭戶塞實而得榮名者連眇  
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不可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  
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  
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  
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  
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果也於辛生  
又不能已故畧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補能選歸江准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謀計不至攝衽而退顧  
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手衰周與道同彼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折其志感其心道相訓也然而闕滄瀟之養息有  
息也之虞金之畜逼進無成進東轅淮湖雖欲脫  
細放於曾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耐我  
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情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龔贖同見善不敬與  
昏瞽同知善不言與龔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系



儒之茂賢拔勝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傲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適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盡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廣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酒甘饗柔視寒暄之宜其饋饋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適來州為吾曾信以

信為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即其志益堅於序吾宗不振矣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仲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在禁室以草為圍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魏農夫生慙王官追計往時各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



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用是愈  
賢謀之去也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  
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自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  
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書  
其志以周於事雖獲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  
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  
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一有不為尚書更  
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求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宗元  
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也敢者復也乎  
自吾為然人雖居南後之不見之也

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厚小指收村有裕若器焉必  
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以入之老而也至其文蓄積甚  
富好慕其正若塙焉必其之廣而後可以有其所以出  
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以老弟復時之美吾於解焉  
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  
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  
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即人植子植志志子植兄弟三人  
咸為帝者師元和於齊文帝師辯為周武帝師光為魏恭  
而不肆異而不懈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  
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



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  
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息故不為京師遊以  
取各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為中丞承襲行立  
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  
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擗抑無告  
以吁而憐者吁本旨飽窮厄怕孤危詭詭忡忡音怡  
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  
食肉馱梁稻欺執殺勿專請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外謂之  
郊二外謂之林二外謂之不自小民畏天耕禁之倦苦不  
耳呼怨而獨於然憐天下之窮賦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  
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以成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

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

書多文辭上下古今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其於遠且

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巧實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

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

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

存焉存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

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

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

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

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

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  
澗然為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葦騰  
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  
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  
賢合烟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  
若元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  
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俛瞻直視也蓋不知  
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尤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  
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  
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宦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  
趙湘中越千資切為顛顛客耶顛顛即余既委廢於世恒得  
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并氏嘗居也故姓是  
溪曰并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曰愚公谷之谷以臣名之今予  
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者有猶斷斷然斷斷然予家之  
如也不可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  
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  
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而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  
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石大  
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脣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通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嘗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  
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者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  
愚今余適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  
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漢余得專而名焉漢雖莫利於世而善  
鑿萬類清榮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者慕采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激滌萬物牢籠百態  
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漢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吟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息焉  
於是感敷憤懣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一以形  
附與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用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  
之也婁二十四秀才適道而行而善術未用故

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借未達故贈詩  
下一本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未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  
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  
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請求州以法華淨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  
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遠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  
顯氣之始間歲元克己字也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  
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  
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  
以觀鄭志十七年事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  
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  
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賈小丘一日鋤理一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醫之為記所謂  
牛馬之飲者飲子厚作牛馬之飲于後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奉籌之  
十寸者二寸而投之能不洄于狀不止于垣不沉于  
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  
眩滑洄若舞若躍連者連者去者住者本辰皆據石本  
有出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  
或再飲客有妻生圓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離其舍病曉不能食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昔之飲酒者有揖  
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呼號曼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  
裸袒袒楊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俱

數亂飲而為密者音今則率異是焉故捨百拜而  
無叫號而極不袒楊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飲而密簡而  
肆而恭術折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真也  
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慕

此一篇古今本或有或無

房生直溫與予一第遊宗一第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  
以休息之者得木高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一于  
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  
一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  
抵戲者一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  
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一本亦鮮  
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脫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杏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賜以遠焉然則若出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其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而志下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其者敢叙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變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指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慮去也斯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甸山震澤包山一名振山在震澤中若在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人莊夫鐘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天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羣公余叙而引之

送韓進豆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去聲赴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

伯華音題晉別縣叔向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

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殆義也

由字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又稱伯華曰冬聞內

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諶內植進退兩尊於策書

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

第字安平貞元追用古道交於今出以是知吾兄矣兄字

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又

著書又字一本作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

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

將焜耀於後矣本朝今將澤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

出祖于外天水趙某本朝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直書

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也

經以終義也大易之制序卦顯示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

於是編其餘詩若干篇紀于不簡以貶行李遂抗手而別

名與余善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上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遍數

紙及羣當時為文章若佳此部于衛尉于邵字相

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曹孫也德進納言而又有是

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

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

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

也不則厭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贊為資也勸力善造

相勸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勸力善造

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數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陳



而如媮媮將侯切莊子云早媮夫色媮音偷偷一日之容以佳其夜

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游逾湖江出豫章

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

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多言

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不能一本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

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

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二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

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

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

夫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雖婁君智可以任職用

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統而自

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

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大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竟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竟舜孔子之道

恐不憚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憚雖天其誰悉今

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

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又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

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嘗矣以

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

仇乎理外本古韻切務新以為各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

末故義又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通焉不違古師以

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其字御文中承崔公棘州

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



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聲言揮散而成  
同論齊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  
為也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  
揚者因其徒歎宗元以為太孝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  
新而一者以為膏子師昔嘗游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  
賢道師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云先而揚君之  
道夫列於博士則誰咎歎無乃隱其聲令其美以自窮歟夫  
以遠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易之說而廢  
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  
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詞不使世得聞  
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與亦大也亦亦用其伎而

至於此是歟不然無題者為之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  
多儒可以蓋生者既生亦非既生其說讀著然則餘一者為  
之決矣生北遊必必而都大邑必有必有者由是其  
果果傳於世歟尚尚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  
於事及於物思思不負孔子之筆古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  
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商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  
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瓔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  
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  
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出之所罕也今之世怕人其  
於句葩瓔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  
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選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  
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卷八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  
以相抗又况揚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  
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  
老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  
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墮其道  
而有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  
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表音韻同與孔子同道皆有以  
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  
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神及至是邦以余  
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二旬有六日陸其大方動以為論  
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遊茲道九疑下

灑水難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遠也黃鵠一去青

真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馮音通也想蜚廉也周伯以寄聲於寥廓

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二十三年遊  
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  
三無非學者盡不啻百試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  
逐於尚書居歲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伯與之言遠於經書傳  
無定決也居歲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伯與之言遠於經書傳  
取諸中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一作言未嘗設行未嘗  
怪其居空惛然惛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  
快然不喜道之遠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  
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



實者采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價也則行不苟之也居不  
言交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價乎吾各遂祿賤言見班於  
世其貴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脩之以歌歌曰充乎  
三居或以價己之虛或盈其虛孰實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  
乎取以盈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身  
浮圖不能應慧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  
圖者皆然誕亂維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賦  
其伍介然不偷節交於物中然不若揮過達士述作手柳  
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息至於戲責折時沈浮  
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其夫信託為者也  
州要伯高文儒之擇也劉禹錫

明送方及師序夫世是實而端餘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乎  
他好事者

###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遠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者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  
法師休十八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  
昭之徒皆一時之選晉書會稽王昱通字伯和與安石等遊又桑門釋  
陸修靜不棄過曉因相與大笑又守桑門慧休姓湯氏  
知響方之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  
靈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遠躡

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

二州各靈山與乾鷲嶺角立相望  
西十天而往解脫者八員六通得



田谷之解脫去其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

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後西土音振塵朔陸音將欲與文

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

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即韓愈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

而襲其道風行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

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

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綠飾政令解服勤

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此上人之

往也將統合儒釋宜將然後茂衣城之贈有衣

以衣徵其歌詩以禮追賜長德之述作

盡亦徵其歌詩以禮追賜長德之述作

建音德此以此以

聖人

往也

以衣

盡亦

瑞字

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重耳三十七年云

先其上人赴中丞

或問示元曰悉矣子之得於異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

吾自幼好佛求其道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

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

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且不得

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

言而不煩瑣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

字猶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昏

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

則惠誠師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

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

中書未詳其人消道常州晚路急中書見

中書

中書



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  
佛法生得佛法分智以師交命之今連師中丞公即史中丞  
子厚之教以馬其亦來師師館而侯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  
明南規察使其亦來師師館而侯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  
宣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放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  
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善之味味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  
倡洞庭之南竟由海其土汪汪也社土求道者之多半天下  
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一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  
吾輩之有會附詳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  
公召序

先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余與浮圖遊  
也浮龍西李季季發自東都來退之又為書樂余且曰見送元  
生序謂此山人序不其浮圖浮圖誠有不可并者性性變易論

語合誠樂之真於性情雖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  
通揚子揚子之書揚子中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  
墨申韓之厚厚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  
則將及熙來途途而取季孔由余乎韓人後韓愈非所  
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揚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  
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  
為耕耨耨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  
遺其內是知下而不知韜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  
與耳八游者亦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  
能樂山水而不關安者為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  
以相軋也軋  
遊以比今落初聞其姓名安其情讀其書遍見其論語唯山水之  
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食而君泊焉而無求則







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  
翻此三觀書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遊而之經背笈篋及業切負書箱橫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言其狀物態搜伺隱微登高遠望樓閣超忽而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敦且之者已則被編文苑高片志於其雖吾誠為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擊唯其句以其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五口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譽為顯官入朝受禮顯誦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誦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昇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嗚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以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補古補紆寄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也字有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乎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索余夫豈耻制於世而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



惡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  
遷而樂足以去一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子來故於其去  
不可以不告也

送潘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儒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其教廣  
敷成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律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  
宗率其有情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  
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  
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樂慈  
而善其教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  
問焉遂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眾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  
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特之禮懇迫上乞  
更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黃冠石司負外即劉公深明

世此通達釋教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其  
合即譽之少詩以賦之退懷德于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  
上人專於律行情又你困凡庸用後季者歎誨于生靈觸類  
蒙福其積眾德者歎觀于古室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歎若  
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後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  
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秉章左傳鄭商人賜之以乘章先  
仲十一魯侯之贈後吳鼎鼎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大師贈首鼎  
今餞詩之重皆眾吳鼎也故秉章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  
禮而不敢讓焉



增廣註釋首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登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以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審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虔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



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求告然後頒于有  
司以謹百事大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成  
至于祠而考閱焉御中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案盛  
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琴瑟夏擊之樂  
鑿鑿絜兆之數樂音音以應鼓音橫目鑿鑿日鑿鑿音音行  
必具于庭內樽彝畢洗音姐豆酸等之器音姐豆酸必繫  
于壇堂之上奉奠之上音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  
設筆扑于堂下以備官  
刑策也音策也扑音木切而理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  
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  
待卒事其禮之周旋音旋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音燔  
埋於音埋終之以音終也音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  
于王府服器之修具音修具之修具音修具之修具音修具

之實音實三宮三宮二宮米而音米之音之畢備而聽命焉音聽命焉音焉以監  
御史之長居是職員元十九年十一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  
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  
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音復而正  
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音教胄子音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  
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曰入東學書入南學文入西  
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德篇曰  
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  
尊尊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  
真焉音真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  
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民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



人皇朝始合于大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弥簡其官尤難非儒  
之通者不列也四門掌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胥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處  
後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  
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復楚之政令謂古者以水衡中丞  
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抄音未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并于朝者贊秘書由是為博士  
贊知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  
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  
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  
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教職天水武儒衡聞中歐陽  
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矣

立同祖一云同祖與武公同祖於禮部貞元九年與歐陽  
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  
夫二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屬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十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  
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二縣幅  
負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承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  
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  
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稷之墟  
音同秦作四十一縣聚美陽武公各異至是合焉蓋嘗身為稷  
州已而復縣其立疆沃美音厚有丘陵墳衍之大音二其地  
與水音日其植物豐暢音遂有柶杯霍霍叔之宜音二其地



也音不又字一如黑黍一得二米其人善樹藝其  
也在而綿切歲升六切大原也潘本蓋作產其  
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為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  
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不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  
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  
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增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  
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晉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  
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改為史文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  
漢初相類分禁於守縣道武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古庸可  
度哉為之記云

鹽屋縣新食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  
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  
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充生土不克以居由是縣之

離散而不屬也凡其基也也觀見及是上簿某病之  
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政以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  
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周阿峻巖列楹齊向其  
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舉舉吏之秩不陋不忽  
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樂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  
食本而順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台臺吏于茲新堂升降坐  
起以班充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矣語講議往後始會政事  
之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組組作禮也禮始獲傳友之樂卒事而退舉以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  
晉語語也後與之禮會以齊之也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具得失也  
其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嚮之離而今之合具得失也  
遠甚我且以肅焉而道行焉知知疑疑以亡嘉嘉言以彰彰首手  
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之謂某之力也夫宜茂石以



志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書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境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重焉而行之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乘遠人固王累齊與俗和開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各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頗元元甚且其各視其若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見子厚為監祭御史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此命其為重書之子厚為監祭御史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碑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至于揀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瀕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盤屋音鞠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加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龍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



執績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  
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音轉其飲飲餘饋饋音饋

據切食多也按諸韻字當作能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

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音積於是出納奇贏之

數音贏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

以視其等列而較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戶

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

者降其調之數音調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

而罪之故月受俸一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一人皆有食

焉先是儼廢官之印而用之自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

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

之者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音為以歸氏為首

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兼軍容使

曾制嶺南為五府音制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

疾號令之用音令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

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

使音自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籍音籍時聽教命外之

羅奮數萬里音奮以譯言音言贊贊歲帥首職合二使之重

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實有牲

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

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階序音階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

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全節中大夫

扶風公廉廣州音州且專二使增德以

扶風公廉廣州音州且專二使增德以



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

治城西北子侯切其位公北向南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

視泉池于其東鴈與庠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

當自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

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以膳食之字列觀

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

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問役焉取則

鑿絲是徵問材焉取則卷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譽貴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禮牙首其

禮一作禮金節折羽旂植極遠成飾于下鼓以音聲音但將校士

咸次于位并裝刺衣胡吳舞

千人以上錮鼎錮音固即燔魚載炙羽鱗鱗音倫互之物物亦肉炙之夜物

之舞服夷之伎夷音宜揆擊吹鼓之音擊音擊飛騰幻怪之

容容音容宴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

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

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如

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羊音羊猶克稱能以里

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霍音霍猶克稱能以里

到今焉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

來吉且乞乞音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一本下

刑軍進奏院記

元祐侯示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朝為修容之地會



評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管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  
郎以奉朝請本朝郎同朝官之舍在郎署唐與因之則  
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  
一載俾邊氓之未以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主張  
公為能公為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八牙之職董  
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本朝高其閉閣壯其門  
間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觀以率百職至忠也  
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長禮天朝又嘗伐叛獲  
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專修常職實為交辭而來使旅費奉  
章而上魏闕猶疑於太宰督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  
遷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優采於中都率由是  
領斯院者必獲履圖本朝登大濬仰萬葉之威而道內  
王宮九闕而不本朝門本朝金本朝近斯乃使府之

朗寧之能政也本朝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持也  
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感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  
一本朝茂功溢于太常本朝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  
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  
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何元  
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  
嗣天子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興以親諸侯謂公有力  
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公  
屬將校率士贊老童鴈填溢公門舞蹈歡呼願建碑公  
穰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然咨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  
大本朝密以刊山導江之事本朝願刻本朝



曰維梁之西其敵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  
備守險隘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之二年一本无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无吾能知之  
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按于成州知過粟亭川踰室  
并堡產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  
冬雨雪一本无水于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音  
血流棧道狹橫芻蕘通入晏安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歸  
天畢力音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  
綿二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一本无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  
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  
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巖功音由是轉巨石朴大木  
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為反體者鋪之下音  
其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龍山之曲直以休人方順地之

高下以殺流悍音厥功既成咸如其素  
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音朴其不知志奮騰雲奔百里  
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音徒遇秋枕卧而至成人無虞  
專力待殺惟我公之功曠可述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  
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音當惡歲府庫甚虛器備甚殫飢饉  
昏札音左傳昭九年曰天未嘗曰死徒充路音賴公節  
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  
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縮梁歲無凶災家有  
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扛梁以成一音人不履危若  
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一本无而百役  
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一本无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  
方廉教信讓敦尚儒學捐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



以安也。子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與功濟物宜如此其  
夫也。本義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勸其官  
而受封國者矣。大矣一本作水事左傳昭公元年  
西門遺利定起與歎西門遺利定起與歎  
願則不歸也。白圭擊隣孟子不與。孫怡公能免險休勞以息  
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窮王勸而存之  
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後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後之為是謂之為非  
之與而愚者之廢廢而後之為是謂之為非  
必由乎賢者推是無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  
愚莫大於侯且誣桂之中道而巳者曰全義衛公成之  
南越以平虞運為全義祀在城後北門以出之  
門人曰餘百年矣。曰。臣。是不利於今故塞之。或曰。以賓  
旅之多有憐其故塞之。導曰。是非  
快且誣。數者之。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  
吏羣。吏叶。上守大府大府以俞也。人便焉。  
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其德。以其由是道以廢邪。  
用賢弃愚。以正其身。民之。若其是而不列。殆非孔子  
也。為之記云。

增廣註釋首尾卷之二十一

增廣註釋首尾卷之二十一







